

# Exploration on the Classics of *Hamlet* with Aristotle's Theory of Tragedy

Yidan Peng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Jinan, Shandong, 250014, China

## Abstract

*Hamlet* is a classic work, and its profound tragic significance is clearly displayed in both the literary and artistic level and the social level. As said in the first act, "this is an era of chaos", the work is the society, everywhere reveals the British society through religious warfare, modern national expansion, feudal society and modern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social change, national and global change characteristics, focus on the contradiction and conflict of this period, and through the way of dramatic expression. This paper starts from the tragedy theory of Aristotle's poetics, extract the main points,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classic *Hamlet* the famous tragedy, through the imitation of the reality, the tragic character fault, the realization of *Hamlet* tragedy analysis. The book *Hamlet*, published with Aristotle's theory of tragedy, has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psychology of recognition and desire, analyzes its internal logic conforming to the theory of tragedy, and deepens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classics.

## Keywords

*Hamlet*; Aristotle's theory of tragedy; the art of tragedy

## 以亚里士多德悲剧理论考释《哈姆雷特》经典性

彭一丹

山东师范大学, 中国·山东 济南 250014

## 摘要

《哈姆雷特》是一部具有经典性的作品,其深刻的悲剧意义在文学艺术层面和社会层面都鲜明展现。正如第一幕中所说,“这是一个颠倒混乱的时代”,这部作品是当时社会的写照,处处彰显出英国社会经历宗教论战、近代民族扩张后,封建社会与近代工商业社会变革、民族性与世界性变革的时代特征,集中展现这一时期的矛盾与冲突,并通过戏剧化的方式巧妙表达。论文从亚里士多德《诗学》中的悲剧理论出发,提取其中主要观点,对《哈姆雷特》这一著名悲剧的经典性进行考释,通过文艺是对现实的模仿说、悲剧人物过失说、悲剧情节的整一化原则、期望式设悬等角度,实现对《哈姆雷特》悲剧的分析。以亚里士多德的悲剧理论考释《哈姆雷特》,更深入理解其展示出的承认与欲望的心理,探析其符合悲剧理论的内在逻辑,加深经典性的考释。

## 关键词

《哈姆雷特》;亚里士多德悲剧理论;悲剧艺术

## 1 引言

鲁迅曾言:“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莎士比亚四大悲剧之一的《哈姆雷特》,通过哈姆雷特王子的复仇,生动塑造哈姆雷特在与邪恶斗争过程中与邪恶同归于尽,一步步走向结局的“毁灭有价值的东西”悲剧。莎士比亚通过独树一帜的创作风格,直指英国戏剧界华而不实的风气,并顺应16世纪英国文艺复兴的大势,应和启蒙思想家的主张,传递人类理性现实主义的文学旋律,通过戏剧作品展现英国人文主义精神的发展潮流。

【作者简介】彭一丹(2004-),女,中国山东济南人,在读本科生,从事外国文学与戏剧研究。

《哈姆雷特》作为一部文学巨著,不仅在推动戏剧文学作品发展发挥重要作用,更是当时时代的真实写照,字里行间彰显时代和社会的问题与特色。例如,《哈姆雷特》中挪威与丹麦的战争影射英国伊丽莎白王朝与西班牙之间的战争。例如,奥菲莉亚投水和乔特鲁德喝毒酒的自杀情节,渗透出莎士比亚对当时社会的思想风气的记录与再现。在西方中世纪之前,自杀被视为“不正义的事”,基督教认为上帝创造了人,人的生命属于上帝,自杀是对上帝的不尊敬。这种对自杀行为的不赞同意识,在我国古代也有体现,像是“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自杀是对宗族父母的不孝。这种对自杀行为的否定到了欧洲中世纪后有所改变,到16世纪厌世文学发展,文学作品中自杀事件越来越多,这与社会风气的改变、个体意识的发展与社会现状不匹配之间的矛盾密切相关。再例如,哈姆雷特形容父亲的具有“日神的鬃发、

战神的眼镜、天帝的额头、天使的仪态”等众多神的特征，这与当时英国社会处于神权政治和君权政治交接点的社会历史现状息息相关。

## 2 摹仿的艺术——悲剧中的伊甸园神话意味

悲剧的含义在于摹仿的艺术，特别是摹仿好人的严肃行动，亚里士多德在其悲剧理论中最先阐述的是悲剧作为文学作品的文艺本质论。悲剧作为一种摹仿的艺术，是现实的隐喻写照，也是对人的探析，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总是摹仿比我们今天的人好的人，喜剧总是摹仿比我们今天的人坏的人”，对人的摹仿不仅是对人的性格，而更多的是人的行动。从对人的行动的研析中寻找悲剧生发点，并通过恰当手段实现引起观者怜悯或恐惧的心理。

悲剧的这种摹仿的艺术，不仅停留在对人的摹仿，更有对事物物象的摹仿与隐喻。例如话剧中透露出的伊甸园神话物象的摹仿，像是第三幕中，哈姆雷特安排伶人排剧，伶人饰演的国王和王后所处的花园是美丽的平和的，却被奸人所毒害，并着重强调呼应前文“那一条咬死你父亲的毒蛇，现在就戴了王冠”，而在《圣经》中，蛇是被上帝称为罪恶、破坏和毁灭的化身。这一场景与伊甸园神话场景类似，亚当和夏娃生活在伊甸园这片自生资源的纯净、和平的土地，却遭到了罪恶的魔鬼的破坏，使亚当夏娃被赶出伊甸园，踏上重返伊甸园的求索道路。可见伊甸园神话在《哈姆雷特》戏剧中的展现是生动的，这种摹仿的艺术更能让观者建立有机联系的共鸣。

## 3 整一化情节——突转与发现中的完美结构

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它的媒介是经过‘装饰’的语言……通过引发怜悯与恐惧使这种情感得到疏泄。”这里的严肃，不是普遍意义上的“郑重、认真”，而是指“高尚的人的行动”，是指为正义斗争的行动。而亚里士多德在其悲剧理论中认为这种“严肃”行动需要借助情节的“突转”和“发现”推进衍生出来，从而可以激发观者怜悯与恐惧的心理，达到悲剧的艺术效果。

例如剧情中老国王的鬼魂出场时并不是肃穆的场景，而是在喇叭礼炮声中登场。这种人物的行动与所处环境或是后续情节之间构成“突转”，这种突转的发展有利于观者在跌宕起伏的情绪中逐步走进人物和剧情发展，更容易实现沉浸式的心理共鸣。不过，这种“突转”的布局谋篇不仅仅在西方作品中出现，在我国文学作品中也经常可以发现。《红楼梦》这一部封建制度下的恢宏巨作之中，也不乏充满类似的情节，比如黛玉病逝这一节，先写“当时黛玉气绝，正是宝玉娶宝钗的这个时辰。紫鹃等都大哭起来。李纨探春想他素日的可疼，今日更加可怜，也便伤心痛苦”，展现“惟有竹梢风动，月影移墙”的凄凉冷淡场景，然而笔锋一转，接着又写宝玉结婚的鼓乐声，两者构成的“突转”，增加了黛

玉逝世的悲剧色彩。黛玉在宝玉结婚的乐声中离世，哈姆雷特老国王的鬼魂在礼炮中登场，都是利用“突转”构成了前后的合理勾连，从而实现了完整一体的合理行文，观者在深受触动的同时，情绪起伏波澜而合乎逻辑，构成亚里士多德悲剧理论中的完美结构。

## 4 本质性冲突——人物行动意向“过失说”理论

柏拉图维理智的绝对统治地位，认为人性低劣部分是人的情感和欲望。与柏拉图不同，亚里士多德认为人要有理智，要有情感，情感、欲望、情绪是人的本能要求。也正是因为人物具有情感和欲望，才使人物在处理和应用本体的情绪欲望时，萌生出不同的手段和方式，这些行动是有对错之分的，当人物被情感和欲望左右时，难免会发生过失之举，这种“过失”也是《哈姆雷特》中悲剧塑造的重要组成部分。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中阐述悲剧冲突的本质是“过失说”，即好人犯了错误形成的矛盾冲突是悲剧情节的构成基础。这里“好人”的内涵，多指人物的意向层面，而悲剧人物的善良意向取决于人物重要行动。哈姆雷特为父报仇的行为意向并没有错，很少有人能对杀害自己父亲、计娶自己母亲的人笑脸相迎，所以他想杀死克劳迪斯复仇的意向没有道德问题。然而，哈姆雷特却误将波洛涅斯当作克劳迪斯杀害，成为心爱之人奥菲利亚的杀父凶手，这一行动是过失之举。生发于合理道德的意向，却产生了意料之外的行动结果，这种过失性，是奥菲利亚和哈姆雷特命运悲剧的重要环节。心爱之人成为杀父之人所产生的鸿沟，也成为这一段爱情悲剧，以及哈姆雷特悲剧命运的集中展现。

好人犯了错误的“过失说”，会使观者产生比“知错犯错”更深刻的情感记忆和更受触动的心理波动。“知错犯错”是在预知自己的行为可能产生的后果的前提下，仍然做了相应的行动，所产生的后果与其主观意向密不可分，因此这种情况下人物的悲惨结局并不会使观者产生深刻的思想波动，坏人得到应有的惩罚是合情合理、合乎道德发展逻辑的。相比之下，“过失说”所带给观者的体验是深刻的，这是因为好人犯了错误的过失性行为，会使观者产生对人物初期意向赞同与后期行动谴责之间的矛盾心理，这种矛盾与冲突使悲剧内容的塑造更具有直抵人心的效果，使观者对哈姆雷特的人物理解和悲剧情节的构建具有更深层次的认识，这种“过失”带来的人物矛盾冲突也成为情节构成的基础。

## 5 合理化布局——顺境与逆境中的情感良性宣泄

亚里士多德认为，完美悲剧布局是有缺点或错误的好人由顺境转入逆境。试想，如果哈姆雷特本身就是坏人，那么无论是他由逆境走向顺境，抑或是从顺境走向逆境，都无法实现一种“卡塔西斯”式的宣泄，也无法使观者带入与作者共情的情绪窗口。同样，生来没有瑕疵的好人由顺境转向

逆境，也就是没有合理的触发点和铺垫，除了会使观者感受到主人公的可怜，并不能很好地实现情感触动，为了悲剧而悲，便会使布局稍显娇柔假饰。现在部分电视剧和电影，类似于《斛珠夫人》，人物本可以闲云野鹤了却余生，却在剧情发展到最后阶段突然营造生离死别的情节，这种好人命运的陡转，不但没有前后依据，而且其不合理性会影响观者的情绪，无法实现良性情绪共鸣。

《哈姆雷特》则较好诠释悲剧的合理布局，好人并不是完美性格，而是有缺点或错误的，在这种情况下由顺境转入逆境，从而更好形成怜悯与恐惧的心理。西方传统的悲剧有命运悲剧和性格悲剧，在《哈姆雷特》中，哈姆雷特的命运悲剧和性格悲剧便是他作为“好人”，所承载的人物缺陷，也使他由顺境走向逆境的布局变得有据可依。哈姆雷特命运悲剧是显而易见的，他被叔父克劳狄斯和多年好友联合设局陷害时，并没想到亲情和友情抵不过权力与利益，这是他无法预测的命运。正如怀特海所言“悲剧的本质不是不幸，而是事物无情活动的严肃性。但这种命运的必然性，只有通过人生中真实的不幸遭遇才能说明”。同时，哈姆雷特本身的性格缺陷也成为悲剧发生的重要一环。哈姆雷特多次机会中的犹豫不决，一次次错失良机的矛盾犹豫性格间接或直接导致他本人和亲人的死亡。正是这种命运悲剧和性格悲剧，使哈姆雷特成为有缺陷的、有瑕疵的人，这使他由顺境走向逆境，不断实现自我成长的过程充满合理化。有缺点或有错误的好人由顺境走向逆境，让观者在惊奇的同时，形成对悲剧物象的合理化感触心理

另外，与以离奇剧情见长的突发式悬念剧不同，《哈姆雷特》偏向于设置期望式悬念。第一幕就借鬼魂之口说明前国王的死因，并没有设计探寻真凶的内容，如此以来，观者不再将注意力放在杀死老国王的人是谁、谋杀方式与过程如何等问题上，而是关注哈姆雷特如何在精神和现实的双重压力下，将为父报仇付诸行动，做出思想矛盾下的抉择。这种期望式悬念的设置，着笔描绘人物性格，刻画人物心理。让观者从哈姆雷特等人物身上，敏锐观察剧作当时的社会现

象，深切体味人物的成长与自我超越，实现卡塔西斯式的情感宣泄与净化，达到良性的悲剧塑造。

## 6 结语

《哈姆雷特》是一部具有经典性的悲剧作品，其展现出的艺术价值和社会价值对后世研究产生深远影响。论文由亚里士多德的悲剧理论观照《哈姆雷特》的悲剧结构，发现其悲剧构成并非随意铺陈，而是有内在逻辑可循，并生发出独特的、不同于以往作品的独树一帜的悲剧意境。一方面，这与莎士比亚所处时代社会发展现状密不可分，受到英国戏剧界文化和国家政治经济大环境的影响；另一方面，现实主义文学观念的发展，使戏剧承载理性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光辉，具有文化自身发展趋势下特有的魅力。在此基础上，《哈姆雷特》不仅仅是一部戏剧作品，更是一个时代、一种文化的良好诠释，展现出独具特色的内审悲剧艺术审美。

同时，论文通过以亚里士多德的悲剧理论考释《哈姆雷特》，发现《哈姆雷特》悲剧揭示的不同角度，例如，从文艺是对现实的摹仿说、悲剧人物过失说、悲剧情节的整一化原则、期望式设悬等角度，探析其悲剧内核，实现对这部著名悲剧的布局情节、本质内涵、社会作用、人物性格等多方面的深入理解。以亚里士多德的悲剧理论考释《哈姆雷特》，使其悲剧意象更直接地展示在观者面前，对其发展构成的内在逻辑做出更直观的研究，深刻认识作者莎士比亚的创作伟大地位。正如英国桂冠诗人本·琼生赞美莎士比亚：“得意吧，我的不列颠，你拿得出一个人，他可以征服欧罗巴全部的戏文。他不属于一个时代而属于所有的世纪！”莎士比亚的创作是伟大的，他的著名悲剧《哈姆雷特》亦是伟大的，也必将在新时代绽放出独特的文学价值和魅力。

## 参考文献

- [1] 亚里士多德.诗学第6章[M].陈中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 [2] 马新国.西方文论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 [3] [英]A.N.怀特海著.科学与近代世界[M].何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